

大凉山并不神秘

□陈建苗

大凉山在人们的印象中，是那么遥远，又是那么神秘。近日，我走进四川大凉山，感受了这个彝族聚集地的历史文化和民族风情。

一步跨千年

到达凉山州首府西昌市，已是傍晚时分，下榻在邛海边上的第一家酒店，热情好客的主人，让我们品尝了彝菜坨坨肉的滋味。次日上午，雨后天晴，我们一行前往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参观，路上我暗自思忖：参观过许多博物馆，第一次听说还有奴隶社会博物馆。不一会，车行至山脚下，下车看到墙壁上写着“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坐落在半山腰，面向邛海。馆前陈列着一座大型雕塑，名为“凉山之鹰”，彝族人自称“鹰的后代”。雕塑主体是一位剽悍魁伟的彝族汉子，腰插短刀，面对浩瀚的邛海吹起号角，身姿前倾，仰望高山上的白云，像即将振翅腾空、一啸冲天的鹰，表现出彝族人勇武刚强的性格。

在博物馆祭祀台的后方，还有两座雕塑，分别是一堆被斩断了的粗壮绳索、一副被打开了的金属锁链和镣铐，表现的是彝族人民摆脱野蛮的奴隶社会制度，获得翻身和解放。

凉山彝族人在1956年以前还保留着奴隶社会制度。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是我国唯一反映奴隶社会形态的专题博物馆，馆藏文物和图片有4000余件，向人们展示了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产生、发展、衰亡的历史轨迹。我在等级和阶级展览部分驻足细观，心情格外悲愤和沉重。彝族奴隶社会划分为五个等级。兹莫是最高等级，占总人口的1%，元代以后有些兹莫被中央王朝册

封为“土官”，汉语称为“土司”，明清后逐渐衰落，只统治十分之一的地区；诺合是贵族，占总人口6.9%，汉语称为“黑彝”，在其区域内统治着曲诺、嘎加、嘎西三个等级；曲诺占总人口的50%，汉语称其为“白彝”，曲诺虽然是被统治阶级，但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和权利；嘎加占总人口33%，汉语称其为“安家娃子”，他们没有迁徙的自由，住在其主子的住宅旁，随时供驱使，没有完整的亲权，所生子女按比例抽给主子作嘎西；嘎西是最悲惨的奴隶，占总人口的10%，汉语称为“锅庄娃子”，绝大部分是从外地抢掠、贩卖过来的，少部分是抽嘎加子女构成，毫无人身权利，财产一无所有，任意由主子转卖、转让、抵债。成年后，主子根据其血缘关系择异性嘎西与其婚配，给一居所，分一块耕地，与主子分居分食而上升为嘎加。

1956年，凉山实行了伟大的民主改革，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彝族奴隶制，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凉山彝族人民一步跨千年，迈进了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

彝海结盟

早就听说过彝海结盟的故事，但只知大概，印象不深。这次我们从西昌出发，驱车一个半小时来到结盟地冕宁彝海。一下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台阶上高高竖立着的一座气势宏伟的由刘伯承、聂荣臻、小叶丹和沙马尔各组成的群雕纪念碑。我们默默地仰视许久，然后走进纪念馆参观，馆内的彝族讲解员向我们介绍了当年红军长征路上经过此地时彝海结盟的故事：

1935年5月，长征途中，毛泽东等率领中央红军来到大凉山冕宁县，22日，先遣部队司令员刘伯承、政委聂荣臻率部到达彝海附

近，被果基家支彝民阻拦，红军进彝区受阻，并处于被包围的态势。刘伯承当即布置自卫阵地，聂荣臻负责带队喊话，向沿途的彝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工农红军的纪律及其主张，同时开展对当地彝族民俗习惯的调查。

居住在彝海羊坪子的果基家支头人果基约达（小叶丹），自幼聪明过人，为人仗义，既精通彝族典故和习俗，又通晓汉语，在当地有很高的威望。他听到了红军的宣传后，派懂得汉语的沙马尔各去探听情况，得知红军是一支旗帜鲜明主张民族平等、反对民族歧视的好队伍，并有邀请彝族头人去谈判的意愿，果基约达当即带着十余名随从，前往喇嘛房，见到了红军干部冯文彬、萧华。他说：“我是果基约达，我要见你们的司令员。”冯文彬、萧华就带着果基约达一行到彝海边与刘伯承会面。

会面后，刘伯承向果基约达讲述了红军是尊重民族风俗习惯、维护群众利益的部队。他讲到红军是专打国民党刘（文辉）家军的，对彝族人民没有恶意，红军解放弱小民族，尊重彝人风俗。交谈中，果基约达感受到与其他汉人打交道时从未有过的平等和尊重，从而产生了与刘伯承结拜为兄弟、保红军从果基家支的地盘安全过彝区的想法。刘伯承也从果基约达口中进一步了解到彝人更多民族习惯，在知道果基约达有与自己结拜为兄弟的想法后，欣然同意。双方决定，按彝族习俗歃血为盟，果基约达让人找来一只鸡，因一时找不到酒，刘伯承让警卫员舀来彝海中的水，以水代酒，杀鸡取血滴入碗中，两人喝下“血酒”，结为兄弟。

彝海结盟后，5月23日，刘伯承代表红军授予果基约达“中国夷民活鸡支队”队旗，并赠送了枪支，果基约达派向导护送红军顺利

通过百里彝区，为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从纪念馆出来，我站在彝海边“取水处”。其实，彝海不是海，它是高山淡水湖泊，虽然湖面平静清澈，但我的心却泛起阵阵涟漪。

彝族火把节

在凉山短暂停留的几天时间里，与当地聊天，会经常提起火把节，说“火把节”有“东方狂欢节”之称，一般在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至二十六晚上举行。

火把节在凉山彝语中称为“都则”，即“祭火”的意思，它的起源与人们对火的崇拜有关，其目的是期望用火驱除虫害，保护庄稼。彝族人把火视为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把火视为防身、取暖、照明、祭祀、庆祝和烹调食物的重要手段，因此，彝族人对于火有敬畏和感激之情。

到了节日，要杀牛、杀羊，祭献祖先，庆祝五谷丰登。一般欢度三天，头一天全家欢聚，后两天举办摔跤、斗牛、拔河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然后举行盛大的篝火晚会。当夜幕降临后，人们挥动火把，成群结队绕村串寨，翻山过岭，互相往对方的火把上撒松香粉，打火把仗，满山遍野照耀得如同白昼。按彝族的习俗，在火把上撒松香粉，使火把“嘭”地腾起一团团绚丽的火花，并扬起一股香气，是表示一种美好的心愿：后辈对长辈撒，是尊敬，祝福长寿；长辈对晚辈撒，是爱抚，祝愿吉利；同辈互撒，是友爱；青年男女互撒，则是恋爱的开始。

凉山彝族火把节，在西昌演绎得淋漓尽致，也使西昌成为全球唯一能够玩火的城市。明代诗人杨慎曾在西昌泸山夜宿时写下“老夫今夜宿泸山，惊破天门夜未关，谁把太空敲粉碎，满天星斗落人间”的千古佳句。

如今的大凉山，已经揭开神秘的面纱。州府西昌，更是闻名中外的航天城，一城山水半城湖，这里气候宜人，有“小春城”之称。凉山自然风光美，民族风情浓，来这里旅游、疗养、投资、合作的人络绎不绝，凉山和宁波虽隔千山万水，但东西部山海协作，又续写了彝海结盟的新篇章。

□颜翔

炊烟

其实，那一缕炊烟
每天都会袅袅升起
从清晨到傍晚
氤氲着家的味道
今天，当山花烂漫的时候
升腾的思念已悄然踏上归途

山溪

寒鸦已飞离沧桑
青石墙上的老藤再次泛绿
在小桥流水的山边
一棵风霜老树枝繁叶茂
守护着山里人家的纯朴与安宁

山瀑

跳动的音符淙淙作响
一曲光阴的故事飞珠溅玉
这是生命在纵情歌唱
哪怕粉身碎骨
也无法阻挡逐梦的激情

山瀑

跳动的音符淙淙作响
一曲光阴的故事飞珠溅玉
这是生命在纵情歌唱
哪怕粉身碎骨
也无法阻挡逐梦的激情

不要问我来自何方
大山一样的深情与使命
在百折千绕间竞相奔流
那是晶莹剔透的花朵

山乡吟

绽放在这个美好的日子
我没有磅礴的力量
唯有一往无前的信念

山路

一条山路
走过多少个晨曦和黄昏
无人在意，窗外的绿和云海
让速度定格成一幅流动的画
悬挂在赞叹的目光里
目光里，只有清新的风
像阳光抚摸着山峦和盎然的生机

山林

时间总能改变岁月
一场洗礼多么荡气回肠
想起去年的冷清和无奈
纠结的心事像白云飘过
一切都随着季节的脚步
回到最初模样的时刻
一条山路
走来的每个晨曦和黄昏
依然是不变的绿和云海

竹林

绿浪摇曳
凉爽与月亮一起涌动
那个淋漓是拔节的声音
一声声拍打着老屋的宁静
倚靠在温润的时光边
被阳光照亮的诗意
渗透与弥漫在竹海深处
浸润和安妥着一座山的灵魂

舒展

舒展的清溪
矗立的高洁
当所有的向往离开蓬勃的生长
有谁还会在乎遥远的记忆
让我们靠近这间朴实的老屋
靠近风的叮咛
靠近父母期待的眼神
绿浪摇曳
在习习凉风中蓦然回首
走出大山的那一刻
那片竹林依然苍翠如海

□赵解放

故乡的小溪

人一旦远离故乡，内心便生出几多念想，每当夜深人静、触景生情之际，那缕缕乡愁就会漫上心头，浮现脑海，使人“剪不断，理还乱”。我自青春年代离开了“溪声长在耳，山色不离门”的故乡，这么多年来最怀念的是与父亲、母亲曾经一起生活的旧时光，而最难忘的却是老家门前那条潺潺流淌的小溪。

故乡的小溪，清清的，浅浅的，自“三湾丘”水库蜿蜒而来，一路汇合了其他几处田间溪流，沿着曲折的山麓逶迤而去。水流时急时缓，急时如孩童欢笑，缓时若婆妇呜咽。溪道有宽有窄，宽处能容三头水牛洗澡，窄处一步可跨越。水最深也只不过大人的膝盖，浅处仅淹至脚踝。溪水流经村庄，外侧砌起一米多高的石埠，埠面是供人行走的石板路，两边是石墙泥瓦的民居，炊烟袅袅，风光秀美。溪水绕出村庄，直泻落入峭壁深谷，急匆匆汇入山脚下的晓鹿大溪。

溪流常年清澈秀澈，波光粼粼，只有雨季才会怒激滔滔，难得迸出一股彪悍的气势。溪底多为沙石，清晰可见灵敏的小鱼、闪溜的泥鳅、蹿跃的青蛙、匍匐的山蟹和探头探脑的黄鳝。

溪水清冽甘甜，冬暖夏凉，极寒天气会结冰。听母亲说我出生那年冬天，小溪被厚厚的冰雪封冻，她为给我洗尿布，用棒槌敲开冰窟窿，边搓边呵手，手指冻得又僵又麻，回屋一烤火，痛得像被砍断一样。这便是小溪在我脑海里烙下的最早印记。

童年时代，小溪带给我无限美好的乐趣。时常约上伙伴，带了竹箕下水兜泥鳅和小鱼，烧弯缝衣针，扎上线串上蚯蚓钩黄鳝，捕来的泥鳅、小鱼、黄鳝皆喂鸡鸭，养壮了鸡鸭，年终可以顺理成章啃大肥腿。到了夏天，几乎整日和小伙伴们泡在溪里嬉闹，或捧着裸露的岩石双脚打鼓一样弹水，或捏着鼻子钻入水底观看斑斓的沙石，或两手指伸进石罅摸鱼、逮蟹，或分成两派畅快快快打一场水仗……

低矮的溪埠头更是妇女们的“闹热场”，几乎每天早、中、晚三

扬帆启航

南竹 摄 小松 诗

那抹红
是奋进的初心
在璀璨的夜色里
流淌着流光溢彩的故事
灯火中的帆影
是城市奋发的旗帜
鼓动着澎湃的激情
拍打着两岸的日新月异

扬帆启航吧
没有等待，只有乘风破浪
每一段旅程都是斑斓的回忆
每一个日子都是缤纷的开始
在那个三江竞流的地方
一城的梦想像星空一样灿烂

就这样短短的一垄地，约十几株，就能每星期吃上几回。

有一次在亲戚聚餐时，我获知这泰国豆的另一种身份叫“秋葵”，从此，我对它有了新的认识。秋葵，它不是应季而名，也不与“姓氏”有关，它生长在夏季或秋季，结豆荚和采摘期较长，要是土壤肥力足，可以生长至霜降时节。听父亲说，除外表绿色的秋葵外，还有一种黄秋葵，它以直立方式生长在枝干丫杈，饱满粗壮，通体泛黄，与绿色的秋葵相比，个头相差悬殊。

父亲不断更新秋葵的吃法，或与肉片清炒放上辣椒也是一道美味的菜肴，或切片与打碎的鸡蛋一起做汤，口感清爽滑溜。如今，秋葵已穿上了华丽的新装，化身出现在一些零食罐里，它们以烘焙或膨化形式加工成大人小孩嘴里的美味食宠。

第一一三二期



□陆程科

秋葵

隔一条宽不足3米的泥石路，一排垒起的乱石成了前后老屋之间的分界线。矮平房里居住着一对上了年纪的老人，是和洲伯伯与仁娣婶婶，他们夫妻俩除了在饭里干些农活外，还把房前屋后的宅基地整理得干干净净，种下许多当季时令菜蔬，秋葵便是其中之一。和洲伯抡锄整地，种植培土，浇水施肥，看着菜蔬一天天茂盛起来，到了收获的季节，仁娣婶会早早起床去采摘些蔬菜。

一个清亮亮的早晨，仁娣婶在我家后门喊我母亲的名字，她双手捧着一捧绿油油的豆荚要送给我们吃，说这个叫“泰国豆”的蔬菜是刚上市的新品种，尝尝鲜。父亲将仁娣婶给我们的泰国豆切成片，它的横切面呈梅花状，豆肚里冒出一粒粒白色圆珠，染着透明的粘液，丝丝缕缕连在一起，仿佛不愿分离似的。父亲没有用辅料作衬，以清

炎炎夏日，当父亲从厨房里端出一盆刚煮好的秋葵时，腾腾热气中，淡淡的汁水里浮起一片深绿，放在青花瓷盆里犹如一只只小小的竹排整齐列队着。清煮的秋葵，蘸些许酱油吃起来丝滑不腻，清香扑鼻，让我在这个暑热难耐的夏天顿时食欲大增。

秋葵是一种蔬菜，酷似辣椒形状，毛茸茸的外表，棱线分明，一条条挺括的线条仿佛是秋葵的骨架，倾注了它艰辛成长的足迹。的确，秋葵在农历二月种下，历经4个多月的生长期，开花结籽，长出豆荚，饱满结实，它经得住烈日炙烤，在这个热浪滚滚的夏季真诚地出现在大众的餐桌。

这个夏天，我和父亲聊起了关于秋葵的那些往事。10岁那年，我还居住在老家桃园岭的老屋里，屋前有一块狭小的庄稼地，我家和三爹家分隔南北，中间村民要走路，辅陈着一条小小的卵石子路，老屋南边是我的宅基地，父亲利用屋边的一点空地种起了茄子和豇豆，虽然品种不多，但混搭着上餐桌，隔三岔五能满足一家三口的菜蔬需求。

推开老屋后面的木摇门，便能望见几间低矮平房，与我家相